



牧齋外集卷第十七

墓表

明故太學治齋張君暨章令人墓表



嗚呼是為吾里中治齋張君暨章令人之墓張與章皆里中閥閱
家張自學博公而下章自侍御公而下代有顯人晉楚匹也張君
生而穎秀異凡兒通經術多所博外家語數從有司試不利父次
巖公笑曰兒昂昂千里駒安得與鄉里兒童爭項領乎令游南雍
君始從四方賢豪長者游奚囊不律相尋治城攝山間人人願一
當張君也君既倦游歸兩尊人後先下世君雞骨支牀哀毀踰禮
既除服益慨然增魚枯樹靜之感有終焉之志矣君性好客顧不

喜軒冕交吳中名士如文壽承休承陸炳平黃淳父彭孔嘉諸君子每過虞山君輒倒屣迎之君所居多便房精舍名花美竹稱觴染翰洒然世外章令人又佐君好客夜供帳至旦烹茶剝棗魚羔擊鮮客以是益留連不忍去諸君子時時語君卿故自佳卿婦復大佳富家翁兒女饒有林下風氣不以孔方兄驅斥子墨客卿也少宰趙公與君為素交少宰再召詒書趣公願以一命為故人地公拍首笑曰好冠來邪此中有鬼不任受此如箕者且長安道中赤日如火黃塵如霧呵殿蔽道來如疾雷吾山澤癯能局促此中遊耶章令人笑曰子能為萊氏吾豈憂門外轍跡哉子且休矣君乃益脩治別墅于城北隅倚山構宇疏泉成池顏其堂曰半野時

時與親知觴咏其中常語其子曰樂哉斯丘生吾菟裘死吾峴山也雖然此壘者與吾腐肉朽骨孰脩吾不能為平泉州木愚矣其達生如此君生平內行淳至與章令人相敬如賓令人少習內則列女傳諸書及歸君君前所遺兩女俱免強保君已先納蓮金矣令人撫二女如女遇蓮金如姪婦閨門雍睦迄無間言既為君舉子元統即謝君曰吾少奉西方聖人教憎女人相今為君舉一男子當謝絕兒女子態習淨因矣遂與君分室而居復為君置蓮賀曰佛燈梵唄吾自有法侶不忍君以我故作此寐寐也蓮家故貧窶令人厚恤其父母視蓮賀如蓮金也令人自此脩白業益堅披毘邪梨甲晝夜六時無間好有為功德不作福田利益想曰住

色布施即貪嗔癡種子也既病革神明朗然誦阿彌陀佛聲琅琅徹戶外西向吉祥而逝人謂令人具菩提心脩普賢行其往生樂邦無疑也君諱希詠字與元生嘉靖丁酉卒萬曆甲辰年六十有八令人生嘉靖乙巳卒萬曆辛亥年六十有七子即太學元統能世其家子姓具誌狀中表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丈夫猶難之况女子乎夫丈夫之無獨行則利名為之釣餌而女子之多爽德則嫉妒為之微纏也爭名如市漏盡不休浸假而託于五游用以垂齒牙樹頰脰偽矣牝雞司晨人羸惰怯浸假而託于三寶冀以消定業利往生誣矣君之素心于利名也超世網矣故好客不為近名令人之刻心于嫉妒也破

女相矣故好佛不為矯誣于其稱曰大隱曰女師其誰曰不然于是君之子元統合葬君与令人于維摩里之新阡而史官錢為之伐石而表其墓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通家眷晚生錢謙益撰文

明處士周鳳岐墓表

余少時聞邑中稱素封每屈指東倉周氏而周君鳳岐更以材諳稱邑長吏倚之如左右手余舅氏曲江公任俠尚氣少可人也顧獨与君善數向余稱曰丈夫急公赴義緩急可倚賴余年少氣浮初不甚省比長通仕藉觀縣官之有急而莫与任也追憶舅氏之言稍稍慕說君而君已前歿矣君歿而內外變作不克葬已又二

十餘年其幼子景星成立乃始庀葬事屬余伐石而表其墓按狀君諱子京字念甫別號鳳岐周之先出自晉將軍開林國初從江上徙居常熟之雙鳳里八傳而至文昱公贅于邑東之田氏遂家焉東倉周之名自此始又三傳而為懷堂公伯起家巨萬富而好行其德君之父也君弱不好弄岳岳有巨人志就塾受學露穎異亡何其兄已遊于庠而父老而善病困于役不得休君喟然嘆曰有子而不能逸其親不如無有乃因母而請諸父曰大人憊矣今以往兄任讀兒任家大人姑後游晚歲可乎父笑而聽之君遂去不律而操牙籌外措內殖公私之務秩秩有功緒人皆稱之曰才邑長吏下車必召君咨民間疾苦君為條上其利害与所當興革

者長吏採而行之一切稱治辦歲大侵米價翔湧君大開困廩而平其糴又出粟以賑飢者斥金錢以代逋者先後不下數千計邑有非時繕興如城郭陂塘橋梁隄堰之役輒以屬君君未嘗不身先為倡趨之如不及也大畧君之才力什七以赴公什三以治生而其所為治生者亦惟擇人任時程入為出而已絕不為纖計巧籠之術自奉節嗇而施予則不厭侈宗戚中待而舉火者若而人人有負于君折券已責者更不知其幾也自舞象時聞形家言某所有吉壤葬之法當有後君不告諸父遽出私鑿營得之父知之大喜卒所以葬其親者即幼時所營得地也与兄雖析箸必既具而後飲食至一切徭役踐更則又獨身肩之不一以及兄撫弱弟

有恩意為人所聞而不宿怨焉弟破其業輒復分予者數矣其孝
友大節又如此語云人富而仁義附焉君豈其人與君生于嘉靖
辛卯正月初八日卒于萬曆己亥七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九嫁
娶俱名族詳其志狀中墓在虞山寶巖灣嗟乎世之擁高賢者徵
貴賤權子毋踣財役貧擬於封君衣食之欲恣其好美而莫佐縣
官之急一遇徵發平裏頭匿影而竄以視君何如也君閣左一布
衣耳逐利不爭先任役不居後急公赴義有如飢渴假令列冠紳
而膺事任其肯規便偷安食焉而避其難哉推此志也雖勞其身
愁其思以憂社稷可也余追憶舅氏之言因景星之請而表其墓
上後有觀者庶可以徵于閭史

富平石府君墓表

參藩富平石公奉命督理江南糧儲廉平精敏漕政具舉將行而
奉尊府君之諱余唁之吳門再拜稽顙泣而言曰我先君澡身浴
德屯膏未施夫子操文章之柄賜之一言俾不與草木同腐逝者
有知其不沒沒於地中矣言已噉然而哭余曰諾乃按其行狀而
表之曰府君諱孚玉字乾籙世居富平頻山之陽高祖朝用曾祖
彥文以孝弟力田起家祖炯歲饑賑穀授冠帶里中號石義官父
塋以高才生入太學府君少而重厚為文有律度試邑諸生高等
四踏省門不見收年老篝燈寫程墨文字如鍼鋒如唐入所謂秋
卷者閣筆而嘆莫謂梁狀元便伏老也然終不第以死君內行甚

脩太學公既出嗣伯父矣伯復生二子虜扈抵突無禮於其兄君
勸其父勿與較濡沫卵翼施及其子有異母弟三人君撫之如嫡
弟亦莊事兄一門之內斷斷如也參藩宦游其季叔來省視君病
革撫枕語少子大哥作官自分不得見面豈謂亦不見汝三叔耶
愛弟過于其子人情所難也與人交側行却席唯恐口呵氣觸人
教諸子甚嚴立跛視翰訶斥不少假參藩初官內翰覃恩膺 敕
封人賀之輒頻蹙曰身不得自致青雲乃幸從兒子沐餘波作車
上儻耶跡其生平蓋孝友順祥篤實輝光之君子也昔者北齊劉
獻之謂學者曰百行殊塗準之四科德行為首若能入孝出悌忠
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博聞強識不過為土

龍乞雨炫惑將來於立身之道何益乎君馴行孝謹讀書厲行其
聲施不出閭巷如翰音之備五德如翬飛之具五彩羽儀脩整在
人耳目其視夫梔貌蠟言游光揚聲以炫惑當世者不已遼乎參
藩率由先德厚自鏃礪橐裝槁然不能辦見星之費麻衣如雪雞
骨支床猶思所以不朽其親揭德拾華于古有耀庶幾題京兆之
阡拜下馬之陵所謂不出戶而天下知者有弗信矣乎余老耄不
文不習諛墓之詞援獻之之言準于四科大書深刻以表君之墓
俾秦人子弟過者必憑而式焉則亦舊史氏之職事論世者所不
廢也府君生于萬曆癸未距其卒之歲享年七十有六妻李氏繼
室王氏生四男子在閭即今參藩公也次在扈在序皆庠生生五

女子及孫男女若干人詳在行狀中不具列

陸母張夫人墓表

古之女子必有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瑤之節是故壺教具而胎教亦因以脩稱於天下能教其子代有人焉世教下衰圖頌之風不少概見余于里中得一焉曰陸母張夫人夫人与余家比屋而居突煙相望者三四世矣又世為婚姻余与仲子中丞公又相好也故得夫人行事為最詳中丞公命余表夫人之墓其可辭哉夫人姓張氏為太守端巖公之孫光祿三洲公之子其族余里中所謂甲乙者光祿娶太倉王氏故兵部侍郎思質公之女實生夫人夫人之元舅司寇公世所謂弇州先生者也夫人

少長外家以孝友聰明為元舅所偏愛選所宜歸遂適陸氏當是時夫人之舅三泉公一貧孝廉耳封公方事舉子業不問生產夫人裙布操作朝齋莫鹽絕無富貴容既饋而公姑交賀曰陸有婦矣封公多文酒之交供具取咄嗟辦至卜夜不壘恥封公不知其所繇置也三泉公卒于泉州封公五千里扶櫬歸夫人危治喪事礼無違者封公不得志于名場家復中地居恒仰屋而嘆夫人特慰解之曰二孺子長矣夫子耕之天其使孺子獲之乎封公延名師以課二子夫人治滫瀡醪饋必躬必親稍間則治絲枲居其旁以勉之曰汝父母老矣髮日短望汝曹心日長也於是中丞公与其兄平陽君弱冠競奮後先舉進士而諸子皆天矯諸生中人謂

陸氏有母師焉夫人高明純約恭儉慈恕平陽君早世夫人哭之
哀及中丞公繼起夫人曰衰門薄祚何以堪此惟有畢餘生惜餘
福耳補衣蔬食奉以終身遇媪御像從悉有恩義飢寒勞苦無不
周卹媼黨有窶貧者或不自言徵其色而貸之使滿意去人人以
為吾母也其事封公也白首相莊封公晚嗜音樂徵歌虞賓窮日
落月夫人供帳至夜分一無倦色封公歿夫人哀痛神傷逾年遂
不起春秋六十有九天啓元年之十二月也夫人三膺恩命封太淑
人歿後中丞官廣東布政考最得贈夫人今中丞特簡建牙當又
有新命云中丞公之狀夫人也核而文余徵之而信還觀中丞公
恭敬溫文貴而不懈恭人君子一何似其母師也豈非所謂胎教

者與陸氏再地而再衰綽楔之廢興門第之寒燠父老過之皆為
感嘆以為有天道焉豈非以盛德如夫人為之治內有相之道與
余故伐石而志之曰是惟賢母陸夫人之墓祔封公於虞山之趾
我為之表辭無虛美傳諸女史徵諸閭史後千斯年尚示無止

祭文

祭張子崧文

嗚呼子崧竟長逝耶仁者必壽云何不遐茫茫人世夢幻空華死
為歸人其又何嗟君之少壯早擅時名取青妃白鬪葉儷英方軌
豪俊倒屣公卿君于斯時終童賈生文心駘蕩遊興紛複芳草灞
陵梨花杜曲雜沓履舄競奮絲竹君于斯時歐詹杜牧東閣畫永

西園夜長酒傾何釀韭煎衛堂春郊連騎秋雨對床君于斯時陳
遵鄭莊回祿相子素封如埽蝸角戰闌邯鄲夢早坐看滄桑笑向
晴昊君于斯時邵平龐老繁華剝盡天根自回寂滅為樂水流花
開長寢巨室久勞得歸膠膠擾擾其又何哉惟余與君意氣稠密
託以婚姻我之自出執手告我非敢牽率我孫若壻我子若姪嗟
我連蹇累及兒女短褐不完空煙如縷君時喟然念我酸楚响濕
濡沫哀此窮窶每欲與君懇濶道故有言薄喉結轡莫訴君今已
矣棟崩棟折斃弱息飢寒誰顧朔風凜其莫此一觥念舊惻愴
思今憤盈達人太觀聽此營營如竹得風過而無聲

牧齋外集卷第十八

碑

大中丞張公靖海紀事碑

國家奉天御宇旌旄所向悉臣悉庭惟江壖海介間尚多伏莽嘯
聚烏合陷坎脅從二百年來秦璠王良之徒煽禍不休今又勾連
閩海出沒飛揚上窺淮楚下躡江浙內曩外訖天下大計毫髮有
間則舉體為之不寧匡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海波靖而東南
始成安壤東南安而江淮閩浙始無震隣執使朕也當此時又安
南服必有桓毅過人之畧直亮不回之節開誠布公內為當宁信
倚外為衆志龍誓服然後能沈幾先物斧劈理解動而建非常之功

我中丞張公則其人也自公節鉞三吳式是百辟為憲萬邦揆文奮武吏治民懷罔不綱舉目張尤毅狀以靖海為仔肩兩年以來置蒙衝而列鬪艦備龍驤而壯虎牙平洋寇艦拔營南遁然根孽未翦也今年五月復聯鯨直上分犯江海我將士受命而前以必殺之威予螳臂當車者以不殺之仁予稽顙投戈者梟音將變鷹眼尚存亟謀桑土以成撫局公歷選將士知儲將楊芳輩堪茲委任駕馭策力密授方略用芳輩為臂指陰闔陽關展轉開導海中梟掠顧忠王有才王斌之屬咨嗟涕洟如寐方覺如醒方醒六月哉生魄公遣使宣尺一之詔傳示洋中開自新之塗廣竝生之德洗心易向共享昇平是以有八月乘間來降之約九月五日洋中

遣使報命公磨盾州檄應時飛諭海衆捧檄手額繼以泣下北向呼拜遂自大陰沙聯鯨揚帆銜尾而進楊家嘴公遣官偵探得實會同督鎮道諸公諏納降之禮九月九日提督馬公等小舟飛渡顧忠艦中揚皇恩頌公德越一日諸艦齊泊上海松守臣張廷謙勞陳列餼牽酒肴均飯共醉歡聲如雷公解衣脫帽投贈倡率受撫者其餘賞賚有差金錢幣帛皆公等蠲貲預儲不煩公帑二千餘衆一時厥角稽首復為良民維我伏波橫海之虎臣脫劍而拱手水犀魚麗之軍容有備而不陳卷紫氣于河球韜神芒于浦劍神功駿烈莫之與京矣往時鄧茂七之自建昌流也葉宗留之自虎州奔也蔣福城之自尤溪起也詹師富之自盧溪聚也或資

四省夾攻之力或賴中朝推轂之重經歲月始平今公命世才底定東南馳一紙書賢于十萬允文允武不競不綵真社稷之勳哉人咸知公廟算之精奏凱之速而不知公受事以來操履若飲水雪勤勞若茹荼蓼身在雉門堂皇之上而心游鯨波瀚海之中苦心籌畫精誠孚感鬼神莫測其畧而人天共佑其成公既有功不伐謙退若不自勝而懷鉛握槩稱功頌德者亦罕有能知其所以然者也海波蕩平吳越底定膚功上聞予玄衮而貺彤弓將在旦晚布昭聖武矢其文德既庭既同豐功懋績固當載在策府傳之帶礪茲不敢贅及也公諱某以僉都御史開府三吳督臣馬公諱某提督臣馬公諱某巡按御史李公諱某鎮臣梁公諱某道臣張

臣張公諱某皆一心同德以成撫事松江守臣李君正華蘇州海防汪君汝祺松江海防施君洪烈上海知縣閻君紹慶皆協力襄事例得書所謂腹心爪牙之任則將臣楊芳其最也余海濱老民獲有寧宇詠歌太平敢竊嘉美晉公平淮之義為文以紀其事

新建巡撫都察院行臺碑銘

江南巡撫都察院有行臺在吳郡其來舊矣開闢之初兵燹甫熄軍務苟午規恢州創節鉞重臣泣茲地者靡宇焚燬僦邑屋以居湫隘囂塵促數移徙順治九年滿州振宇周公特奉簡命擢少司馬兼大中丞建節于斯顧瞻雉門慨然而嘆曰國家念東南根本左顧盱眙臨遣大臣保釐俾乂惟茲公署建牙開府所以出政治

肅觀聽整飭官吏統率軍民顧乃雜居市廛偏處闔閭何以張皇
恢廓居高馭卑仰稱璽書節鉞崇重簡任之至意乎乃卜地于吳
城之吳隅高明爽塏風氣茂密于營建為空相地宮宅量日庀材
經始于順治九年之十一月十六日歲事于十年二月廿六日凡
三閱月而畢工堂皇鵲起棟宇輦飛戟門角張繚垣翼布將領次
舍于前茅軍伍列營于右掖廊序周迴開闔高厚瞻企者心開奔
趨者氣肅堂堂狀鬱鬱狀信列鎮之壯觀百代之洪規也惟公居
官潔已奉公忘身為國家飲水茹藥惡衣菲食一錫之餘寸錢之
入必歸公家不少染指公署之成也工不支公帑下不用民力官
府忘科率之擾閭閻免追呼之困工鉅而費約役重而勞省落成

之日庶民子來烝徒謳歌有勿亟之思而無舉羸之嘆古之善興
作者未有是也公以公忠之性秉豈弟之心以潔白之操兼通敏
之識下車以來鉢心蒿目日夜思保綏東南半壁哺乳百萬億蒼
生赤子以對敬當宁之休命未明而求衣辨色而視事視一民之
未以一物之失所不啻痲切身而陷溺由已也爬搔利病搜剔
耗蠹懲貪墨禁奸宄汲汲乎若暘之求陰飢之思食也知有軍國
不知有身家知有地方不知有官爵知有信天日誓鬼神不知有
利害毀譽凡有所建除興革皆以利一方垂百年不徒以粉飾觀
美補直目睫竑院之營造蓋亦其大端也夫世之擁高牙樹大纛
者率皆乘時以營職計日而待遷以人閱官猶之傳舍云耳公之

興此役也美輪奐勤卜筮若將治垣屋焉若欲長子孫焉良不忍
載高食厚傳舍其官而經營拮据為百年不朽之計其用意誠深
切且遠矣嗟夫春秋之法興作必書魯人之頌閼宮也曰乃立臯
門臯門有佗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以是為順天時考國工非他力
役之可比也後有良史如春秋魯頌之法者于公是舉當大書特
書以為後世法庶幾俾繼公撫吳者居于斯蒞于斯出治于斯自
公退食俯仰周覽因公之締構而深思其所以勤勞我三吳其克
稱保乂之重任者則斯院永久不壞而公之良法美意亦与之俱
無窮也公撫吳政績未可更僕數邇者海上之役鯨鯢遠遁風鶴
不驚有輿人之誦又國史在亦不能累書余吳民也舊待罪史局

承公之命謹載筆以識興造之歲月而系之以銘銘曰
南畿分域八區掩靄星應斗牛地跨江海三吳財賦甲于中州神
臯陸海飛輓如流惟茲中臺屹為重鎮咽喉越閩襟帶揚潤瓊臺
漂雨華觀沈灰滄桑甫闢榛莽未開有嶂周公朝著冠冕玉書寶
符臨軒特遣公撫我吳赤子在懷胥出湯火如登春臺公于吳中
只飲口水宵衣視事日昃忘晷民忻冬日吏帽秋霜虎冠斂跡狼
星削芒乃瞻行臺乃相宮宅水涸戒工龍見卒役戔戔戟門俛瞰
道周千車如水萬瓦欲流象緯匝匝氣象軒敞重關連掖列營指
掌畚鍤雲興力鋸雷動解衣僦工計工捐俸洗我囊橐惜彼脂膏
役無淹久民不告勞公坐公堂指揮軍令韎韐趨風弧螯用命堅

城四維舟師七萃沿海艤艘投戈而潰大旱如頽舞雩不雲公齋
斯堂誓告精誠天吳海若灌注時雨山川改色萬姓鼓舞惟公德
政与院俱新周廬雨露閣道星辰昭回汗青炳煥丹雘雉門兩觀
豈伊新作粵稽楚宮載考魯頌完舊荆始麟史所重勒勳琬琰傳
示永久金石有泐此碑不朽

蘇州郡侯鄒公德政碑

遼左鄒公以安民和衆之德制治靖變之才而試劇邑聲跡茂著
遂用輿望擢守吾蘇蘇為財賦與區滄海門戶不啻漢之汝南心
腹河東股肱也公秉羔羊素絲之節風厲百司吏治肅清江左之
六雄十望奉為坊表出其水剛霜鏘剔垢鋤強長養小弱吳中囂

訟簪筆盈庭堆案公片言剖決應時觸解一時吏立春冰氓負朝
暄巷号塗歌咸謂二百年無此賢守理煩定亂理解斧劈不動聲
氣應手廓如當鍊騎往來羽書交集公庀糗芻陳牲牽獨力措樽
奪赤子于強兵悍將之手襁褓而衽席之洎乎驚濤颶風騰凌飛
溢訛言繁興風鶴震恐兵械起于揭竿殺氣動于屠伯惟公號呼
力諍獲以頓旗偃節橐刃止戈指麾方畧解散伏莽今日闔廬城
之煙火萬家皆慙遺于我公之以百口保之隻手援之者也海邦
安堵專倚長城頌公者方謂展其才可以康天下布其德可以經
百世而馴鳩渡虎之風聲上達于書屏題柱間所以用公未竟者
蓋有在迺以牽連量移橐囊蕭然無以治行吳民攀轅塞路呼天

無由恨未有能列須眉繪圖像披肝輸膽而入告于御屏殿柱之前者嗟乎薦紳之清議士子之傳頌委巷小民之風謠何自而達之商賈之語于市行旅之歌于塗黥鉗胥靡之交臂而感泣于桁楊又何自而悉之余老于寂寞之濱聞公之砥節首公則王河南之忠亮篤誠也富民瘠已則轆車布囊也吏畏民懷則李德公之恩威受訓也爬垢剔蠹則王子懃之撥劇整亂彭子陽之諭散海寇也振義興利則西門豹之登城鼓栗韋景駿之隄防漳水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德音不已懸白日于千里推赤心于兆人知公者有吾蘇之數十萬家俎豆尸祝將與董須昌之碑荀安陽之祠巋然竝列德音遐播其為邦家之光者又寧有艾哉公諱蘊賢號

甫閣遼左世胄以貢士起家所至有政聲余為文以志吳民之謳思而系之以詩其詞曰

仁麟智龍為瑞昌辰昌若我公瑞于我人惟日在冬惟風為春雉奸鎗暴育士息民秉法守正嶷立如山陽和熙霽貯在顏間鹿輻雨夾熊軾雲還牖民孔易砭愚訂頑駟駿雲屯戈鋌蓬起震撼縱橫曰予爪士賢于十萬惟公一紙兵靜虎牙甲齊熊耳潢池弄兵波撼坤軸鯨躍吞舟虎步擇肉為民請命不至武黷生齒盈城獲免刑僂民安榆社弓掛扶桑玉芝雲擁瑤穗風香訟庭翔雀膠序栖凰以歌以嘏聲拂琳瑯五袴惟如一琴泣止黃堂流膏赤縣泱髓海介江壩賈男駱子躋堂稱觥祝公繁祉莪莪良牧盛世羽儀

功懋漢竹澤在鄭陂一時吏議千載民思史臣宰執請示豐碑

按察司僉事提督江南學政江陵胡公德政碑

按察司僉事江陵胡公提督江南六郡學政三年報最秩滿將遷
崑山之孝秀盛子符升徐子履忱相與纂述治狀告舊史氏謙益
曰公稚齒才名冠三楚架學飛文哀然舉首學士望風難畏以為
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及蒞吳不鄙夷諸生父母而師保
之頒布教條屏棄榘楚樞衣鼓篋如侍杖屨試牘苟午充斥棟宇
丹鉛甲乙紙落如雨繩裁刀截粉畫線織碩夥纖屑不失累黍重
簷反宇心扞目風觴酒豆肉恤其尸瘞講貫經籍穿穴雅故心開
童蒙頤解夙素操縵安絃縷解木攻辨志敬業樂甚鼓鐘蔚彼才

峻甲拆勿崩鎖院奮筆螭弧先登勿以一蹶逞逸失次刷羽整翮
屬其朝氣童子都試噓枯解凍祭萊肄歌錯愕如夢既落鄧林亦
登郗枝南金東箭列置組綦鳴鳥興歌子衿息刺公征甚遐吾黨
孰鑄竊倣唐太學故事刻石書德記公名字敢有請于夫子余以
老病固辭弗獲既而歎曰吾少春秋徵周禮焉吾夫子得陽豫之
卦行求十二國寶書晚而韋編三絕楚人稱左史倚相曰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待北學周魯之文章盡在楚矣申叔時之
論傳太子也曰教之春秋教之詩教之禮教之樂以造教之世子
訓典說命之終始典學與周家塾庠序學之教綱舉目張胥備于
此矣胡公楚產也讀墳典丘索之書申明春秋詩禮之教江南之

輟心三吳之浮音瞿然顧化一變而為鄒魯古者比年入學中年
考校歷七年九年而後大成公視學三年而收九年大成之效世
之俗儒謂聖遠言湮先王之教化不可見于今日豈不諄哉頌胡
公者推本左史申公之教學而會歸于周魯先河後海其庶矣乎
六郡列城三十崑山學使駐節地也書言東方日出之處謂之暘
谷崑山亦公之暘谷也都人士生于此邦若木之照實首被焉其
思倅高狀明獨先于他屬縣宜也公名在恪字念蒿荊州之江陵
人中順治戊子解元乙未進士其銘曰
黎為火正命曰祝融淳耀光明以啓南邦光明伊何閱世昭顯精
華旁魄春秋墳典金鏡不磨珠囊未熄是生哲匠衡鑒南國隙日

幽部寸燭昏衢手扶斗杓心指帝車俾我南服耀于黎明文心濯
濯士氣增增公今于征誰其嗣此思人念樹斷辭舊史嗟余老蒼
老歸空門公當盡笑此何州民漁父延緣緇帷輟經河汾義畫諮
于負苓採樵負薪禮樂是命史失求野敢告不佞舊史氏虞山治
民錢謙益拜手撰

聚奎塔院新建大雄寶殿碑銘

嘗觀像教之神于感應也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為身一心所念
以萬生所念為念是故凡塔廟殿宇初建興復之處為天龍鬼神
之所呵護者必有一巨公秉願輪顯大力因緣示現以潰于成雖
湯州萊為金碧奮汗壤而騫飛不離于顧盼嘖呻之頃而得之蓋



原件短缺

緣道量堅固願力弘深百生之前明受佛囑一旦現宰官身起妙
莊嚴聚若此之勇也吾邑聚奎塔之建初始于故觀察蕭公天啓
中余以宮僚里居有感于邑人戴老夢護法神示囑之異遂與稼
軒諸公應緣唱導邦君大夫以暨都人士協力欣助以成之未幾
滄桑變易干戈倣擾塏院香火僅餘粥飯殘僧莫克肩營造之役
堂殿之基址徒存伽藍之規模不立席扉蓬戶梵唄荒涼板屋衝
門僧徒漂寄雀離浮圖干雲孤起高檐積拱樹納雲旛與風鈴替
戾之聲相應和而已大都護關西楊公以元戎休沐寓居茲土瞻
禮塏院周視廊廡循覽廢興徘徊太息會長干大報恩寺主松影
和上仗緣駐錫講演楞嚴妙義弘宣四衆翕集都護公頓悟夙因

虞山發源自大江地勢東走還伏藏沙山顧山耳低昂蜿蜒來至
烏目旁東西一瀉惟平陽水流不蓄金字傷有窳塔波轟城墻挽
勒元氣固土疆勝因實自蕭公倡捧土運甃曾匡勦殿基初立兵
燹荒風鈴惟聞替戾岡天大將軍關西楊聚沙有金建法幢鬱然
龍宮金輝煌吳恩幡網麗日光三十二相具金剛竭來華藏禮法
王銷金脫劫護善良相輪諸佛共讚揚猗公善果為無疆邑人聚
沙居士海印弟子蒙叟錢 熏沐再拜謹記

大總鎮楊公先塋勲績碑

蓋聞鄧林大木不產培塿之丘北溟神魚不育行潦之水鍾美乃
能豐物德厚所以流光唯數與名畢萬之後必大生申及甫維嶽

之神有徵故知白馬盟書疇勲庸於苗裔青茅分土昨秩祀於祖
宗豈獨高冢祈連象冠軍之壯志萬家淮水稱國士之雄圖而已
哉大總鎮大宗楊公延安之宜川人也文武兼資英雄絕世精儲
關隴應太白之將星氣劈山河踰巨靈之仙掌授兵符於黃石則
六韜三畧呼吸風雲傳劍術於白猿則萬馬千軍飛騰神鬼抵掌
料敵信萬舉而萬全結髮從戎遂百戰而百勝功高諸將淮海之
草木知名威震三吳湖滙之萑苻屏跡仁期不殺武貴止戈兵降
自天底定計數十州郡師興時雨全活凡百千萬人悅禮悖詩論
功倚將軍之樹好文折節雅歌投學士之壺方膺茅土之封遽深
泉石之尚投戈吳郡弭節虞山輕軒板輿效安仁奉母之樂問安

視膳同萊子班衣之舞慈顏斯悅純孝有聞推衣食以卹饑寒恩
濃舉火捐俸錢以救凶後惠洽投醪如公者洵矣今之巨公古之
名將免胄却敵比唐室之汾陽緩帶游湖類宋世之蘄國盡善盡
美無對無雙者也邈公之先世將將高門遥遥華胄文茵暢藪者
比肩接武懷鉛握槩者騰茂蜚聲公之祖諱尚德父諱自新國號
善人鄉稱長者施仁施義可法可傳公之祖妣白氏前祖妣霍氏
閨門協和儀範齋肅克勤克儉宜室宜家一門興仁再世種德淳
風及物桃李之下不言至德感仁桴鼓之應如響克生賢子蔚有
榮施旂常有聞戎馬乍息一品恩命既寵錫于泉臺七尺高墳遂
崇封於幽壤於是乎紫泥綠字為緯為綸黃壤青泥若堂若芥生

死之恩榮備矣仁孝之能事全矣公高尚志殷旌旄望重行且登
壇秉鉞重展舊勳帶山礪河戎膺新賞愍綸之追錫史不絕書班
劍之加崇禮當異數今日者策勳伊始恩命甫臨師中之貌虎壯
氣方新冢上之麒麟休光未艾譬洪河之經砥柱此為濫觴猶皎
日之照扶桑此為晨旭豈非關西之盛事吳中之美談公侯之先
徵將帥之異典哉余也叨承知契枉沐恩麾自笑白頭之翁慙爲
珠履之客大書深刻敢云黃絹之辭據事考文敬奉漆書之記援
茲弱管不覺斐然勒彼貞珉庶幾不朽云爾乃作銘曰
有禕楊侯關西偉望四知清胃三明宿將燕領魁壘猿臂驍騰曲
踊超距陷陳先登乃秉節鉞乃建旗鼓八陣龍蛇十步熊虎馳騁

中原震疊華夏斬將褰旗懸車束馬滄桑變易鎮我三吳威埽湖
海澤洽孤蘆才大善息功高恥論倚樹馮異投壺祭遵旣戢干戈
乃謀禮樂乃祖乃父寵命繹絡乃樹綽楔乃築高墳璽書玉冊焜
耀墓門唯爾祖父代有隱德是珪是璋如金如錫娠賢趾美啓爾
後人勒功汗馬圖像麒麟秦中今古帝京王州石馬流汗金粟荒
丘展如茲瑩石闕嶷嶷松楸鬱芊芊馬行列桓桓元戎纍纍孝子
邁此曠典訊於舊史鐵史不佞銀管非允榮光千年昭曜河隴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學士總裁 國史虞
山通家錢謙益頓首拜誤

牧齋外集卷第十九

傳

江浦循吏黏府君家傳

府君姓黏氏諱洪錄號拙庵泉州晉江縣人也君為江浦令三年罷去歿而浦人思之不忘既用其子貴贈戶科給事中傳不書諫垣而書江浦令君自以江浦令重不以諫垣重也浦人思君遺愛俎豆于學宮名宦祠不書名宦而書循吏用史法也君少淵敏讀書等身蜚文染翰筆埽千人久次諸生橫經籍史摳衣升堂擁臯比為大師萬曆戊午舉鄉薦試春官屢躋謁選授江浦知縣浦城福留都水陸四衝兵荒交訐飢饉洊作公帑如洗使車如織催徵

如雨江淮東葛兩驛車馬殆煩骸骨撐柱君下車嘆曰邑困踣極矣不以此身殉此官邑不可得而少蘇也計口食俸飲水啄雪軟江水而誓曰所有以一錢入撲滿者視此水矣革火耗減厨傳一鮭一菜必平價博易慄慄黔首皆吾肢體良不忍剗股掌噉口腹也縣數易令不易吏吏曰緣為姦如鼯鼠之食牛角深堅不可拔君如秦越人飲上池水隔垣而見五臟老猾吏皆驚心懼伏莫敢施易錢糧積蠹吏胥窟穴其中君勾稽案牘洞見源底嘗移牒上請曰拖欠出于民戶可以按冊而考借支出于衙胥難以一覽而明拖欠者不得比借支之例以求緩借支者不得藉拖欠之名以自蓋諸所清查按覈以此兩言為準近畿諸邑皆奉為絜令焉民

簪筆速訟講調固上君呼至案前大聲叱之曰鼠子無狀敢鉗鉢吾赤子耶既復霽威曉諭禍福奸民皆股弁首服吏雁鷺行立洗手受署鈎金束矢不以煩兩造率以為常軫恤兩驛夫馬計其道里平其估直申請所司量復取裁長夫工食給口夫之待哺者過賓如歸烝徒謳歌川陸通行駸駸為樂郊矣浦之南有望江樓為守望要衝歲久傾圮而縣東西南三門城樓崩塌女墻如壞垣可以攀援而上東西寇蠢動君周攬形勝捐俸庀工次第修築君去任三載賊瞰江浦擊柝相聞樓櫓矗立知有備引退江介又安浦人歌思乃滋切矣君蒞浦三年薦剡凡十七上顧以強直忤要人風指謠詠去官去之日橐裝蕭條唯東壁挂胡牀耳朝齋暮鹽食

貧不自聊輕衫席帽薄遊吳越間蕭然如道人劍客歲己卯諫垣君舉于鄉乃躡屩歸里門與親知相讌樂又幾年而卒諫垣君覃恩寵錫制誥皆美詞而浦人所以叙次治行請祀瞽宗者信而有徵國史將有考焉君卒于 年 月享年 十有 夫人楊氏後君 年卒事夫教子脩有儀法事別具內傳子二人曰本盛本隆本盛即諫垣君今官刑科都給事中奏疏卓犖為六垣人才第一云

舊史氏曰余待罪史局採擷國朝史乘名卿鉅公累代接踵而循吏傳獨寥寥乏人隆萬之際江西徐九思以乙科為句容令治行追踪古人其子貞明起甲科為山陰令亦以循異聞其後為名給

諫有聲卿寺中今觀黏府君父子聲跡相望豈非百歲而比肩耶士大夫揚光飛名蹈籍聲勢以傳遽至于公卿謂功名可以契戾取綜其實不然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挾持浮說非其質矣循吏之效所謂歲計有餘所居見思如句容江浦二令皆掩抑一時而廟食百世視世之墻高基下祝土龍而求雨者其相越何如也余撰黏府君傳書其官曰江浦書其科曰循吏有旨哉有旨哉史失求野舊史氏之職守在焉亦可以教天下之為吏者矣

蘄州盧府君家傳

府君諱如鼎字呂戾楚之蘄州人也家世自吳徙楚父南槐公諱楷以篤學厲行起家府君少穎異讀書倍人落筆驚動長老南槐

公築館于濠上穿池植竹養魚籠鳥疏窓綈几叢書其間招邀郡國雋異偕府君橫經鼓篋弱冠入黌宮每試輒冠曹偶演迤閎肆大放厥詞多不利于省闈間一得當復報罷二子紘紱稍長熊熊頭角發憤下帷窮經課子四書尚書皆手注箋解文義如禾科斷如斗四方學者爭來問業解匡頤而折鹿角無不厭志而去貧不能具束脩羊者假館授餐所居成市蘄黃之間推為大師崇禎丙子歲紘鵲起舉于鄉府君嘆曰吾老矣安能塗青鉛墨與小子輩角逐研削間自此息機摧撞絕意進取矣府君生平篤孝南槐公性嚴重多所譙訶府君白髮垂領扶服呼晷如兒子狀居二母喪哀慟見骨一如喪父時公產悉推長兄撫兄子如己子同仁均愛

言家風者婦焉府君為人忠厚正直規言矩行不苟訾笑不好微逐褒衣大帶出入邑屋有風肅然如出衣袂中鄉人有爭訟者不之官而之盧氏片言觴解若奉神符寶印其為鄉里傾信如此癸未春寇自廣濟乘夜襲蘄府君被執賊中有識者曰彼善人也縱之去寇退集里中人分布閔隘為死守計府君守南城督守陴人殊死戰寇少却隳他城樓肉薄而入從事剗刃遂及于難府君之卒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死難者八九人閱數日淋人羅氏獲君府之屍于江崖焚而殮之越五月紘自公車歸陳闔門殉節狀泣血控訴所司具疏請旌表未及上而有甲申之難丙戌冬紘卜葬于土門珠樹林己丑中進士第由邑令屢擢藩臬廉辨肅給蔚有公

望凡三報最覃恩贈府君自文林郎三命至大中大夫壬寅歲奉命督糧蘇松建節海虞具府君行狀謁舊史氏謙益俾為立傳狀稱府君晚年燕居里民虐暴卒而蘇踵門搏顙稱謝怪而問之曰某疾亟見鬼卒勾攝追至閻羅王所王命曰汝文籍惡業少筭未盡里中有正直人盧某得渠保任方釋汝鬼卒押赴公門聲喏于庭執公帖子還報乃得蘇公知之乎府君笑曰有是哉汝自當活耳于我何有里人傳語曰勿慢盧公渠能于閻羅王所作保人也

舊史氏曰盧府君恂恂儒者白首一經歛容摠衣叱聲不及犬馬一旦身探甲冑嬰城抗賊身無一命之寄而受橫死原野之慘非

其平居讀書通曉經術講求忠孝大節而能致命遂志之若是乎里人入冥之事或以為荒誕不可信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先儒有言昭布森列焉可誣也閻羅王為地下主者人世正人君子聰明正直精靈不泯死後多膺此任彼稱盧公正直人也神者先告之矣丹心耿耿血化為碧沒為神明又何疑乎公有令子圭章特達先河後海歸本前修昭垂琬琰夫何待余言余特舉其誠心質行感格幽冥者附著于家傳贊善抑惡著之春秋亦楚史之所有事也史臣失官越在草莽史失求野聊比于負竿採樵之言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也夫

太僕寺少卿寧侯席君家傳

君姓席氏諱本禎字寧侯其先安定人始祖唐禮部尚書豫五傳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渡江居洞庭十四傳為安邦始入國朝安邦九世孫洙生四子季為君父右源公端攀與其兄左源公皆用積居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而廣穎豐頤具大人相五歲入塾讀書倍文能盡記他童之所習少長離經辨志論斷古事通曉左國班馬諸書顧不屑屑呻其佔畢守一先之言右源公家殖中落外侮侵淫君盱衡抵掌思振起祖父之緒業而高大其閑閎故非刺促章句小儒所不能辦也蓋君負文武大略才兼數器智淵意匠驅濤涌雲有古達人辨士奇偉倜儻畫策之風而其為人動止自矩少無子弟之過長有長者之行孝友順祥溫

良寬裕雖澡身浴德束修砥礪之儒者弗能過也以是故擁有高貲遭滄海而卒能全身保名廕庇鄉里其歿也鄉人巷哭率群請祀諸瞽宗君之治生修備知物樂觀時變錯用計然白圭之術而以仁智取予身未嘗操奇贏算車牛逐什一之利尺蹠數行抵雒陽街歷齊秦楚趙之郊所至奉行如黃紙任使用事僮僕節制馭儈貫貸徧郡國訾次如苴勾股會計不失毫髮臨清之破也君出其家貲次第諸寄帑營息者按籍而償之諸人皆感泣願出死力君與之推心膂共生死使之自饒而盡其力未及三年貲復大起青邑有市靛之獄君傾身為商人請命越二年乃解所市物以稽緩踊貴其贏得過當語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君佩服儒素不事

織音為類拾印取挹彼注茲可以觀天道焉戊寅辛巳之交比歲大祲君大發橐中金輓襄樊上游之粟賑廩同食自山城以達青兗殫望數千里捐瘠載道皆需席氏粟以活君為德于鄉立宗法置義田津梁甃道復陂置閘設糜給槥收皆掩骼所費鉅萬至是益不可訾省典守者以為憂君笑曰此等金錢今日乃入吾庫歲中矣當是時流氛薄三輔當宁盱食君早夜呼憤思毀家以紓國會撫臣上賑濟狀當得官君以母老辭願如漢卜式輸家財以助軍 天子以為忠即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錫命建坊如漢世所以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者久之海內漠然不應莫肯分財佐縣官大率如漢時一時公卿大夫容頭過身知君之才器莫

肯為明主推擇嚮用以備國家之緩急君領卿寺空銜無所建白袖手扼腕仰屋竊嘆而天下事終不可為矣弘光南渡用覃恩晉一級誥贈祖父如其官唐藩徙臨安副節使行冊禮臨汝人不安于移藩君宣布詔旨皆帖服已事而竣歸卧莫釐峰下教戒鄉人子弟謹斥堠助守望峙饑糲庀租庸恪恭敬慎以俟天命鄉之暴子弟輕俠少年皆奉約束惟謹既而舩艘搜山揚帆西向株連五百餘人骸骨撐拒而東山無犬吠之警君之歿也鄉人有識者曰席君不可作矣粹有大故其若之何君奉右源公居家五戒及法先傳後錄其大要以孝友睦婣濟人利物為先務教其子啓兆輩一以祖訓為金科玉律諸子咸弗敢失墜啓兆後君一年歿而啓

圖啓疆啓寓皆含章曄曄能大其家

舊史氏曰余讀漢史卜式屢請輸財助邊又願與子男及臨菑習
弩博昌行船者俱死南越未嘗不壯其為人及觀其請烹弘羊言
郡國不便鹽鐵船筭可罷凜凜乎大臣之法言也班氏稱為版築
飯牛之朋與公孫弘倪寬同傳賢良文學如九江祝生輩奮史魚
之直扶摘桑大夫而于式無異詞丞相弘以為非人情不軌之臣
繆矣席君際會時艱意氣蠡涌願毀家以紓國此與卜式何異根
抵儒學蘊蓄經略視天下事數著可了令得叩首伸眉效助勦幹
辦之用其所建置豈直鴻漸之翼而已哉 先皇帝闢門開牕號
吡博求一誤于淮陰市人以為獲雁之公孫彊而大悔象物為人

土龍求雨不問其才之真不真而輒以破資格為言及其一誤則
又從而懲之嗚呼可勝歎哉余為席君立傳附着其語後之論世
者其尚有感也夫歲在己亥夏六月二十日石渠舊史虞山蒙叟
錢謙益譔

雲竹翁家傳

雲竹翁者諱儒字成憲戶部郎中顧言尚實之父也其先江陰之
白鹿鄉人後徙長涇世有一行祖清晚未舉子天寒却處子于郡
邸中待旦辭主人去踰日而家訊至則舉子之夕也其子曰珮亦
長者不徑不游盛夏不袒裼精于醫經之方家珮生三子其次為
雲竹翁翁少博聞強記貫穿經史家貧父命之學醫遂以醫名家

晚而以子貴稱封君翁曰我故雲竹翁也人呼之雲竹翁以老焉
翁善事父母與昆弟同衣進食娶于徐與翁媿德食貧廢箸携家
之東亭三年而後歸翁夫婦以筋力致養而對啖糠覈不使二老
人知也翁雖貧困豁達有大志不類鄉里婦孺所為父病目失明
然膏火自昔至旦光属于隣隣人猶以為燎麻也葬引至于垣天
甚雨翁曰傷哉貧也潦車之不戒簑笠之不載是不成庶入葬也
其敢以不為雨止解乎越三日霽乃克葬君子以為禮其兄死于
盜翁告于長吏懸重賞以沈命法捕盜盜悉被收服罪而翁償倍
稱之息數年乃止當懸金時實徒手無一錢也買人以百金寄翁
家失火翁冒火出之以畀買人徐從焚燭中呼公曰買人金免乎

曰免矣然則亟畀諸曰既畀之矣室燬焉若弗知也翁自傷親不
逮養有終身之慕其子舉進士受封典諸孫補弟子負賀客填門
輒感傷哀泣蔬食補衣低頭行阡陌間卑門窶子有疾病夜半叩
門未嘗不即往也翁蓋八歲而知醫博通三世之書渡濤江授脉
訣于浙諸先所婦治疾益奇驗而翁故以此好行其德晚而益勤
謂殷中軍焚經方為隘市藥處齊大署其門所全濟以萬計為祠
祀軒岐以後諸名醫而諸先祔焉曰祭必先河不敢忘本也輯簡
明醫要若干卷三年始竣事其矜重如此翁長身修眉魁顏而豐
下嘗為鄉飲大賓儀觀偉然觀者負墻皆視婦手翁居家鳴鼓以
召男子繪圖作訓以戒女子不著履不如廁雖篤老猶手自滌廁

牖也所居長松修竹錯落數畝翁哦詩鼓琴其間曰此真雲竹翁
矣尚寶督餉榆林翁實趣之行念翁老心動請急歸而翁已前卒
卒之日呼諸孫與訣皆凜凜法言且曰有旌幢冉冉迎我里人言
翁精誠格天禱雨雨立降祝風風止奇異不可悉數歿而上賓其
徵殆不誣也

錢子曰余家虞山去涇上百里而近尚寔件繫雲竹翁行事皆與
余見聞合余故次而傳之然余觀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應詔所
對自齊侍御史成而下皆歷疏其狀而雲竹翁之診治其書無有
余莫得而詳焉嗚呼上醫醫國其次疾人醫蓋可以忽乎哉

盧氏二烈婦傳

蘄州盧使君叙其先公禦寇殉難之事曰公之歿也次子諸生紱
紱子晨初從子紳從孫震初皆被鹵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
死尤烈楊氏諸生榜女母朱都梁宗室女也癸未正月廿六日蘄
城陷楊偕其母及老婢許氏陷賊擄至北門趙州關楊有娠賊欲
負之走楊曰姑待我不能行乃負我賊沿途縱火趣行及火焰處
携毋手俱入火中賊嘆息去老婢守之移日楊頭目猶未焚已免
身矣男也越數日語家人往跡之不復見頭目所在矣袁氏諸生
嶼第三女也城陷震初與其父紳俱被執袁氏拜辭祖舅姑夏氏
抱周歲兒天喜投井死明日賊退家人具衣棺瘞之甲申秋棺毀
于狐搯敝衣簷如面奕奕有生氣葬于迎山先人之墓而震初卒

未知死所紘自公車歸叙次先公死事并列二婦慘死狀所司將以旌典上請會國難閣不上紘聞之烏頭漆書表厥宅里國典也區明風烈昭垂頌圖史職也國典不可作矣夫子舊史官也不可使二婦遺烈没于土中敢固以請謙益老不能文有使君之惇史在謹撮而錄之不敢溢一言

舊史氏曰兵興以來干戈蹂躪閨門婦孺捐軀暴骨死而無聞者多矣甲午夏五月楚女子被擄投漢江死其屍逆流而上湘南人援得如生有詩十首以素帕縛左臂傳至白下乳山道士林古度拜而錄之然卒不知此女何姓氏也今揚袁二烈藉使君以有聞于世其視漢女亦有幸有不幸哉往余承乏外制烈婦孝女與被

愍綸者必鄭重其辭以光昭盛世旌門之典今史局失官衰耄載筆於蘄漢節烈之牽連書之猶前志也後有傳烈女者愍余之志無使其無傳焉或曰楊之母朱偕以火死稱女宗矣稱三烈可也

牧齋外集卷第二十

奏疏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革職
勘明回籍今候問臣錢謙益謹
奏為草野孤臣竒冤極枉再懇

聖明俯鑒瀝血丹誠特 賜勘雪事臣初事 先朝歷官詹端以
魏忠賢崔呈秀鈎黨而去繼遇 聖明參預枚卜以溫體仁攻訐
而去今又被衙棍張漢儒訐奏奉 旨拿解來京究問臣竊惟漢
儒本及單款誣捏臣等罪狀窮兇極惡今古未有我 皇上不即
加斧鑕 勅賜究問 日月之照覆載之恩仁至義極此唐虞三

代之後所僅見也臣敢有片詞隱匿以上欺 聖旨哉漢儒之奏
言言裝誣件件鑿空借條陳以售欺撫弊端以聳聽臣姑舉其大
者本縣金花京邊等項錢糧知縣楊鼎熙職掌拖欠根因及糧吏
庫吏乾沒侵欺案卷可據 皇上試召問鼎熙臣敢有分毫干預
臣當萬死雙桅大船百號盜徒無數興販劫掠若臣家有一船一
人臣當萬死臣鄉水旱各哨臣家若有一人充兵冒餉臣當萬死
游士任募兵一案歷年讞鞫事在刑部張思任胡維寧死生寥遠
劈空飛誣直窮到底若有分毫干涉臣當萬死又本縣翼方造塔
上祝 聖壽下聳文峰安有借此侵欺積贓三十餘萬者乎列名
起廢未奉 明旨安有硬派合縣大户合族富室出銀十餘萬者

乎城基周圍十八里占造市房侵租一萬餘金城基見在市房並
無半間能縮入袖中乎慣養家奴走倭通番此何等重大事情地
方官坐視不言不憂釀成大禍乎若此者有一于此罪皆萬死若
豪奴霸儒與他事各有主名者臣不必辨其冗褻淫污無人臣禮
者已奉 嚴旨臣不敢瀆也漢儒慮事在鄉曲一謊百謊箝制撫
按道府謂皆臣門生故舊凡各官陞授繇吏部御史 題差繇都
察院年來當局諸臣與臣絕不相知豈臣所能關說今偶值撫臣
張國維係臣鄉闈取士自其履任絕不與通片言此外更有何人
是臣門生漢儒雖有舌如簧安能舍此更指一人舉此一端則其
謊立窮矣臣生平硜硜自好惟以忠孝自許徃所以觸忤崔魏以

揚漣為臣邑令節義契合之故也今臣邑舊令宋賢舊長西臺揚
鼎熙見候考選 皇上試召問臣生平何如兩賢令豈不勝一衙
棍乎臣居鄉慙直里之疾臣者衙蠹也積棍也淫凶敗類之人也
若合縣小民無不痛臣憐臣雖三尺之童未有不為臣歎歎嘆息
者也 皇上試訪臣生平何如合縣之口豈不勝一衙棍乎漢儒
臚列臣贓私鉅萬不啻銅山金穴臣祖及叔祖皆仕宦臣入仕將
三十年家貲愈落罄臣之田園房室不及中人未知如許贓私積
貯何地伏乞 皇上特勅將臣家產一一估計無得分毫匿漏則
漢儒瞞天大謊不辨而自明矣臣自分世受 國恩四方多故每
願以孱軀弱質東死 西殉盜賊有志不遂退伏田里猶自附

于退不忘君之義無事則輸稅急公有事則輸丁助餉未嘗不汲
汲為眩庶先也區區狗馬之誠恨無繇上達 九閭而奸人反撫
拾為罪案黑白顛倒豈不痛哉漢儒本嘗熟縣管糧衙問革書手
原名景良鬼名入 告輒敢違背 明旨自稱布衣犯大不敬之
條今又招合棍徒廣布蜚語晝夜攢謀合算必欲置臣死地 聖
明在上魑魅罔兩豈能遁于 離明睿照之中雖有鄉曲罪狀罄
竹難書臣實不屑置齒頰也伏祈 皇上念臣冤誣彌天羅網匝
地 特賜廷鞫將漢儒所奏單款徹底勘明并究問主使根因臣
生有昭雪之期死為清白之鬼感荷 天恩豈特生生世世為狗
馬以上報哉臣不勝瞻 天瀝血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十年五月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得瀆陳該部知道

矢愚忠以裨中興疏

題為愚臣報國心長乞骸慮切謹矢愚忠略陳梗槩以裨中興萬
一事臣腐儒衰晚廢棄餘年恭承召用扶病赴闕塵點班行追趨
浹月恭遇經筵初起執經進講始得仰瞻天表覩隆準日角之祥
咫尺尊嚴敷陳踧踖退而深惟又浹月于此矣皇上起臣田間
溫綸咨詢多難殷憂訪洛求助而臣顧目瞪口喑了無建明衰病
支離旦夕呼籲天慈乞身終老鮑宣所云願賜數刻之間極竭芻
粟之思退入三泉死無所恨者臣將遂辜負恩私默默而已乎謹
齋心夙戒條列四事一曰嚴內治二曰定廟筭三曰振紀綱四曰

惜人才其關係君國治體者惟皇上留意省納其他如有可採
伏乞勅下所司早見施行臣所謂嚴內治者有三一曰崇敬畏易
之屯曰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寧自古中興令主世當屯難皆側
身恐懼不敢寧居晉元帝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
引酌覆觴于此遂絕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冬施青布
夏施青練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史稱元帝恭
儉有餘雄武不足然其小心祇畏深得建侯不寧之義故能以一
州臨極再光晉祚伏望陛下取法元帝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中
興大業將比隆周宣王漢光武于元帝何有二曰作志氣臣聞春
秋之義莫大于仇列國之君猶能九世復紀三年報越堂堂天朝

不能報天地不共之讎而假靈于屬夷藉手于胡賊果殄滅其
恥滋甚陛下哀痛憐怛發于至誠誓與海內臣民洗三百年宗
社之讎恥雖冕旒在御海內知陛下有白旗縞素之誠雖鐘鼓
在懸海內知陛下有出次祖哭之痛雖端居九重不言親征不
言巡幸海內知陛下有履及室皇劍及寢門車及蒲胥之武大
小臣工相與攻蓼茹荼同心僇力以哀痛憐怛之志作精明果銳
之氣用以雪仇恥營恢復志壹而氣不動者未之有也三曰慎舉
動昔者晉使人覘宋而還報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
悅宋不可伐也夫哭介無禦侮之思民悅非却敵之具也此立國
之說也 逐闖擄燕哭我梓宮修我陵廟收我臣僚豈直革面革

心懷吾好音其殆狙伺以覘我也四海之內八音不可不遏密恐
其薄我也將作之工不可不省乘輿之御不可不節賜予不可不
當名器不可不惜恐其汰我也一命令之出無俾反唇相稽一政
事之行務使嚙指相戒我資以為外懼而又借其覘以自強此
所謂戰勝于廟堂者也臣所謂定廟筭者有三一曰審國勢南宋
陳亮謂京口建業連岡三面大江橫陳極目千里其勢如虎之出
穴而非若穴之藏免也我太祖高皇帝謂立業江左非古之金
陵亦非六朝之建業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于此今我之立國
已定矣以夾勦責我我曾無一旅之師渡淮而北目笑吾無
能為也不為出穴之虎而為護穴之免吾且無以自存何以應天

地循環之氣乎韓世忠頓兵八萬于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誰得
以安寢今之四鎮豈無世忠誰為老熊之當道者宜勅下督師輔
臣提挈諸鎮連絡布置張我出穴之形遏彼建瓴之勢師中有長
子諸鎮必拱手奉命固淮東以拱金陵莫先于此此今日之急着
也二曰專閫寄先臣孫承宗有言以文統武自是弊法以極不知
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尤為極弊之法臣觀三十年來文武出鎮
專征鮮不債敗其綽有成算克奏膚公者承宗之後馬士英一人
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侵疆浸復以閩付鄭芝龍而嶺海
無虞此專任武將之明効也臣以為此地設一撫彼地添一督旁
撓衆掣無裨疆事不若專任武將進取全局一以畀之而以公忠

博大之臣挈持其綱領提掇其精神庶可坐策其成若今之建國
近在江表上控江淮下壓江淮則京口三輔之地更宜建置重鎮
與五鎮綦布以成居重馭輕之勢此今日之全局也三曰酌財計
南宋之時有三衙宿衛之兵有四屯駐之之大兵有諸州廂禁屯
扼之兵合之百萬而天下之財為緡錢者茶鹽權貨以二千四百
萬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兵如
此其衆財如此其富也而葉適以為兵多而至于弱財多而至于
匱今四鎮之兵宋之四屯駐也合左鎮則為五而一切增兵設鎮
有加無已以歲入之額計之十得其四加以東南荒旱外解稽遲
司農仰屋不能為終歲之計卒然有軍興歲幣犒師之舉胡以應

之臣以為宜勅下戶部滿盤打算務使兵制餉額約略相當勿以旗纛相望多增無益之兵勿以召募四出坐耗有限之餉兵節則餉足餉足則兵強此不但省餉之法亦強兵之法也東南民力殫竭蓋藏空虛蠲貸則用乏征求則變生南宋茶酒之稅交子之法與夫鼓鑄開採納贖之利擇精強心計之臣委以利權精求而善行之此今日之急藥也臣所謂振綱紀者有四一曰申祖制我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昭示後代若祖訓條草大誥三編諸司職掌律令官制憲綱勅諭諸書大經大法炳如日星今建國之初舊章殘闕有司不復考論一切以便宜苟且從事宜勅下內閣部院訪求太祖制書撮舉其切要事宜提綱舉要勅成一書使斷國

論定法令者一以太祖制書為準的譬如造屋有形操舟有柁則可以無傾覆蕩溺之患此建國之首務也紀綱定則綱舉目張務在必行管仲曰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治葛亮治蜀王猛治秦皆用此法所謂下令于流水之源此又振舉紀綱之大端也二曰明條例臣伏見皇上御極以來百司草創庶務叢集凡詔條之宣示政令之舉行官曹之遷除功過之輕重往往先後矛盾彼此納鑿甚且一日之批荅左方而右負一人之處分甲可而乙否奉行者既茫無適從封駁者亦漫無依據此非所以重國體信四方也臣以為亦宜勅內閣部院將今年五月十三日以後先後施行詔旨者詳訂定歸于畫一勅成見行條例一書頒布中外確實遵

守太祖謂臺憲官曰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臣所謂明條例者無他亦願陛下不失其正鵠而已三曰辨是非臣聞是是非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賞罰于是乎出紀綱于是乎定者也一人有一人之是非一事有一事之是非以人還人則心跡不相蒙以事還事則本末不相掩近來仕路厖雜巧偽弘多大貪大穢暴露狼藉輒以狂走叫號為禦人自蓋之計人亦從而畏之護之如螭螻之在東莫之敢指一有處分相顧咋舌信如是也龍逢比干與飛廉惡來可以并為一人批鱗折檻與胙篋摸金可以并為一事國論混淆莫此為甚至如論列有要奏辨有體就人論人則面目見就事論事則根柢清勿形影揣摩勿瓜蔓

報復勿鍥急以開箝網之端陰刻以釀刀兵之劫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門戶之禍與國終始可為寒心伏乞陛下嚴勅新朝痛洗積習斷國論者是非賞罰公平直截不應糊糝兩可長養葛藤其有放恣迴遘閔不知畏則以紅牌之法從事此振舉紀綱之要領也四曰覈吏治宋歐陽脩在慶曆中葉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才四色之人年來貪殘布列惰窳成風如腐齒敗肉不復可加爬搔當中興更始之時積習因循淹淹莫氣了無彈冠振衣之色生民蠹病何由少息宜如修之言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此可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吏治清則民心安民心安則

邦本固而中興有基矣脩又言懦弱不才之人為害甚于賊吏而
劉晏領度支專用果銳少年以急速集事天下方多故誠宜登用
廉幹通敏之士盡汰衰遲闇茸之流而傍江並海之地比于衝邊
尤當闕略文法以軍興法從事此又計吏之切務也臣所謂惜人
才者有三一曰資幹濟臣謂天下動稱乏才非乏才也分門戶競
愛憎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魘者之不能悟有
物以限之也今世人才當摧殘剝落之後以真心愛惜以公心搜
訪庶可以共濟艱難臣請舉其所知有英穎特達之臣如蔡奕琛
馮元颺祁逢吉何謙者謀國者事急難讓夷之選也有老成典刑
之臣如唐世濟范鳳翼鄒之麟尹仲曹學佺王相說者端委廊廟

疏穢鎮浮之選也其有公望著聞迴翔應拔者詞臣余煌道臣陳
洪謚之流也其有才器卓犖淪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胡
周鸞道臣李嗣京李瑞和府臣李恢先部臣譚貞默郭昭封之流
伏乞勅下吏部令廷臣各舉所知期于拯時危濟世用不復以黨
論異同徒滋藩棘則人才日出世道漸夷矣二曰雪冤滯先帝
欽定逆案所以結正闇兒媼子獻媚贊逆之罪狀而定案諸臣未
免軒輊有心上下在手故出故入徃徃而有 陛下既以贊道無
據拔阮大鍼而用之矣若虞廷陞以經營建祠不畫題削奪者也
揚維垣首糾崔呈秀者也虞大復以哭奠左光斗幾致重譴者也
吳孔嘉以報父仇牽連周昌晉無他罪以持論依傍定案者也伏

乞勅下吏部詳察本末酌量錄用其餘果有真正寃抑如六臣者方與昭雪許其自新用以成先帝懲瘳之志昭國家平明之治亦與群破黨之一端也三曰拯流移晉永嘉之亂雒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王導勸元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其後流民南渡散處吳會並僑立郡縣置司牧以綏撫之今燕都淪沒南奔之後略似永嘉中原士大夫或流離淮北或困踣江表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國者所至宜接濟安插擇其能者官之無使顛連瓊尾有悔來之思進士王崇簡建平令高陽孝廉孫竒逢等遁跡畿南水鄉不臣奴闖關閩三千餘里遣人遺書告臣誓欲結伴南來九死不悔又聞山東河北遺民故家結寨聚兵日夜

冀王師之至朝廷無可以繫其心慰其望乎臣閱三輔長吏歡喜漢官之威儀沙州子弟號慟唐世之冠服讀史及此每為流涕願陛下加意收卹以南宋之遺絕端正人為戒則亦恢復之一資也右臣條例四事冗長迂闊卑卑無甚高論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猶存乎見少也其惜人才首及蔡奕琛奕琛曾以復社發端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誤殊為惜之事過已釋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將伯助予中流遇風吳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况臣本無仇于奕琛乎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私斷送社稷斷送君父何忍復私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見先帝於地下乎逆案之故入者賈繼春阮大鍼皆慷慨魁壘男子也周宗建之攻

逆奄也大鉞實贊其議安有奮臂努目引人以攻奄而反身為贊
導者乎繼春家居時顧大章被逮過新鄉繼春策馬餞送洒淚贈
別已而有法司定案一疏解死者之孥僂生全者于囹圄幹旋維
輓備極苦心而反坐為罪案不亦冤乎他如馮銓以申救繆昌期
周宗建被逐去相位者也去而不免于入房壯麗 陷畿輔投
井死節者也死而終不得出呂純如與董應舉及臣等以經濟相
期許應舉每言其枉聲淚俱下其生平可知虞大復之哭光斗則
臣師孫承宗誌光斗之墓大書其事其文為士林傳誦者也崇禎
初年欽案初定臣待放國門張慎言房可壯二臣過臣邸舍相與
扼腕嘆息慎言慨然曰吾三人他日當事宜共料理此案彈指十
六年斯言耿耿猶在臣耳豈待今日乃始傳會彈冠慙慙翻案哉
若夫平反之內亟當分別伸雪之餘不妨澄汰則在當事者一秉
虛公無滋囂濫而已

牧齋外集卷第二十一

募緣疏

戒幢法院募鑄雙銅塔疏

西方佛土蓮華寶網衆香熏染名香世界震旦國中五濁惡世雜
穢充徧名臭世界衆臭之中銅臭為最鑄銅為錢流布穢土此土
衆生造諸惡業如須弥山皆以錢故衆生愛錢捐弃身命更有甚
于頭目腦髓愛錢是貪貪為盜因攫錢生嗔嗔為殺果痴之與淫
如轉轆轤展轉相生無有窮已小盜小殺眩篋發匱六親仇讎同
室操刃大盜大殺屠僂吞噉水火刀兵三災劫起往昔作錢名曰
錢刀故知刀兵由錢而作地獄畜生種種惡報究竟因緣以一錢

故一錢之大周圍徑寸子母鈎攝億萬化身箔金為錢剪紙為鈔
上達天宮下攝地府鳩槃荼鬼牛頭夜叉但見紙錢無不歡喜六
道衆生輪迴惡業歷劫沈淪皆以錢故昔有鄧通為漢弄臣鑄鄧
氏錢流布天下向後一錢不得著身即于現世受餓鬼報又吳王
濞採銅鑄錢擅山海利富敵漢室于太平世起刀兵劫亦于現世
受橫死報如是業報略說一二若欲廣說海墨不盡闔閭城中有
盲居士兩目昏眇而具慧眼照見衆生造諸惡業如須彌山皆以
錢故合掌白佛作是念言無量衆生為錢造業衆生渾身坐錢眼
中欲懺錢業捨錢為上乃于城下戒幢法院募化舊錢鑄雙銅塔
錢入火中鎔成無餘錢質銷止錢業亦盡昔之爐冶鑄銅為錢惡

業熾然如猛火焰今之爐冶銷銅為塔一切惡業蕩為灰烟是諸
衆生遠離惡業一彈指頃一一銷滅猶如錢刀已入爐冶更覓昔
錢了不可得而此銅性宛然具在塗以黃金莊嚴供奉又如衆生
具足佛身是宰堵波不在身外是塔身量五千由旬放舍利光照
耀三界刀兵水火化吉祥雲日月相輪光華如故宰官居士善男
信女各各發心得未曾有作銅臭觀破慳吝心捨億萬錢如撒泥
沙作寶塔觀生布施心但捨一錢造塔已竟劫火洞然此塔不壞
恒河沙佛所共證明我作伽陀歡喜贊嘆所有功德亦復如是閏
四月朔日聚沙居士錢謙益齋沐敬書

募建聚奎塔疏

蓋聞如來應現妙色顯于三千正覺韜光遺形傳于十萬是以影
留石窟塔踊靈山自四天王以及鬼神各興供養由閻浮提至于
海際並建支提剋檀畫毘之儀鑄金鏤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
塔散塔之奇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是以
光曜重昏福資含識獼猴負石戲笑種忉利之緣貧子采薪埽除
證轉輪之位商主回心寸寶幔蓋雲覆于一城長者發願一文金
錢雨落于兩手西域表雀離之異東海徵烏石之奇靈變無窮書
海墨而不盡福德殊勝歷塵刹以常存斯蓋理叶人天事符影響
者矣海虞城迎春門外新建表勝報恩聚奎塔者故觀察觀復蕭
公之所經始也高峙巽位文峰聳卓筆之形逆挽兌龍客水截捲

簾之勢原其緣始雖發因于形家究彼根源實表勝于佛事我龜
爰契人謀克從掘土及尋應現斯著古磚盈尺標舍利寶塔之名
泥佛一軀現弥勒下生之像從地涌出迦葉之由延儼然自古固
然昆明之劫灰如在三千年一現不獨在秦川武功一日中立成
自當滿邑城聚落矣慨自龍蛇應歲哲人有摧木之嗟旱澇不時
寶地之布金之助經營垂及廿載量工僅逾四成畚築弛工樹網
侵陵于鳥鼠登馮輟響彫角穿穴于雨風善信見而嗟咨行路為
之嘆息啜其泣矣何以告之謙益往觀勝因曾叅末議久慚病廢
莫效涓埃爰有老人粵惟戴氏甲子齒逾于絳縣晨昏行比于緇
衣載感碎容屢占異夢趣斯塔亟宜建豎不啻三令而五申囑謙

益力為導，駁幾于碎，呬而提耳，嗟乎！牧人乃夢，機緣蓋示現于方
來法眼，遙觀付囑，或因仍于宿劫，所以自天之佛勅及我博地之
凡夫，豈以賤愚敢辭筆舌？伏望海內巨公長者、達士通人，結最勝
緣，起難遭想，造億萬塔如庵，摩勒果宏願，等于虛空，施百千金如
隣，虛微塵密行，歸于不捨三輪，常轉何須玄度，重來七寶現前，即
是育王出世。

重修梅里塔募緣疏

梅里鎮在吾邑之東北，海上鎮有勝法寺，唐元和中，閩將軍捨宅
為之，陸縮葉夢得、周甫及李莊簡皆有詩文載于郡邑志。寺之南
半里許有塔，巍然相傳為晉永和年所造。本朝再葺而再圯，里之

子衿耆老相與謀一新之，嘗觀舊志，支道林訪瞿硎先生過梅里，
見東南有五色雲氣，塔之剏建傳在晉世時節，因緣始于道林。瞿
硎亦未可知。今積日久，藉諸善信之力，將頓還舊觀。一旦雀離
浮圖，雲表祥光，瑞氣與東海之市樓陰火互相輝映，豈特東南有
五色雲氣乎？余樂觀厥成，敬書此以告于善信者。甲戌三月，虞山
鮮民錢謙益撰。

引

古源上人募緣引

古源上人，以英靈漢子，厭離世俗，一旦鬚眉自落，袈裟着身，堅持
木义，備頭陀行，青蓮出于汙泥，良可嘉嘆。今掛錫虞山，拂水之西。

結州庵中偕一二衲子日中一餐將窶束肚皮過日思鷓鴣苦行
請指拾齋不可持久又不欲為上下仰口食以犯淨戒發願廣告
善信置田為庵中常住上以香華供佛下以齋鹽供僧分衛不煩
鐘魚多暇庶可以晝夜六時誦經念佛修習靜觀其志願良可嘉
尚而所求不奢緇白四衆但肯發心便是祇樹林中布金長者我
知福不唐捐庶之如響矣

贈王孝子乞財葬親引

余往從吾友王季和識王君臻得觀其深思好學勃窣理窟謂當
速飛非籬落間物荏苒四十餘年季和久歸樂邦人間遷改忽忽
如往劫而臻得坎壈失志蒼顏白髮栖遲兔園冊中古人作士不

遇賦良有以也臻得善事父母以孝行聞于鄉身老食貧四棺委
置雲間漬淚填咽寢食俱廢者亦四十年于此矣日暮塗遠無可
奈何乃思效秦庭之哭冀范舟之助余竊聞而傷之雜阿含經云
烏荅摩至問佛我如法乞財供養父母正理供給得大福否佛言
摩訶不汝限也一切如法乞財以正理供養父母獲無量福由此
觀之佛許摩訶乞財以養其親寧不許人乞財以葬其親乎乞財
葬親猶獲大福又况于施財以葬人之親乎圭峰言孟蘭供會具
三種肥田謂佛歡喜日供養淨僧敬田勝也報父母恩恩田勝也
父母在厄難中悲田勝也今有人能以財施令孝子得葬其親三
田具足其為功德田寧可以尋常福田比量乎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世不乏錫類之孝子吾知臻得之親若堂若釜其為日不遠矣

歸文休募葬引

嗟乎有文休為之子而不能葬其父母有玄恭為之子孫而不能葬其祖父母且為之弟而不能葬其兄嫂者乎三世八棺纍纍淺土近者十年遠者四十餘年矣玄恭有仁人孝子之心而慕一行卓詭之事呼天呼父母無可奈何極而鬻身又極而謀乞丐焉嗟乎此非玄恭之耻而吾黨賢士大夫之耻也謀洗其耻則奈何曰今之士大夫有不誦讀歸太僕先生之時義與其古文者乎並吾而生者有不知文休之風流文采映望一時者乎後吾而生者有

與玄恭遊而不知其文章氣誼且憑而弔其二昆者乎道有死人猶或埋之而况此纍纍淺土者本朝之韓柳歐曾大先生之子孫也其人則又文人才子忠臣烈婦之屬也香之有梅檀也玉之有瓊瑤也寸香片玉流落于斤斧溝壑之餘人爭秘而惜之而况于文人才子忠臣烈婦之屬衆香之林也群玉之圃也思視其桐棺藤束與狐狸魑魅為隣而不為之所乎吾黨之賢士大夫讀求賻之文其為之惻然腹悲涕然汗下引玄恭之耻以為己耻者吾知其不乏人也斯世斯人豈無范希文父子當必有慨然奮臂載義而往者余老且貧徒為之歛歔扼腕而不能引古人之誼決起而一洗其耻也則終于無耻而已矣



